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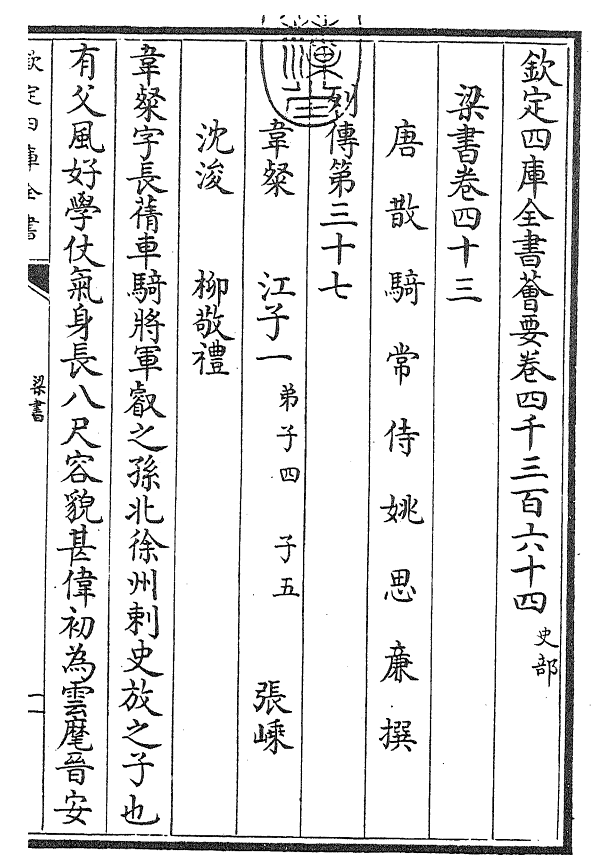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四十三至四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六十四　史部

梁書卷四十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張嵊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蒨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為雲麾晉安

王行叅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叅軍兼中兵時頴川庾仲容呉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竝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為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宫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為招遠將軍復為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竝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以作領軍面向人

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即就内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

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

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

茲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茲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

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狥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廹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乗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昬霧軍人

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鋭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胥以水軍截其後叔胥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乗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畧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内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

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
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
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
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為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
也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
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啟求觀書秘閣
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

當朝休下之日賔客輻輳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為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竝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烱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烱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

陽自横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
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
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
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
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
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
事急相引赴賊竝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
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

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黄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黄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黄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嵊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為土民所害嵊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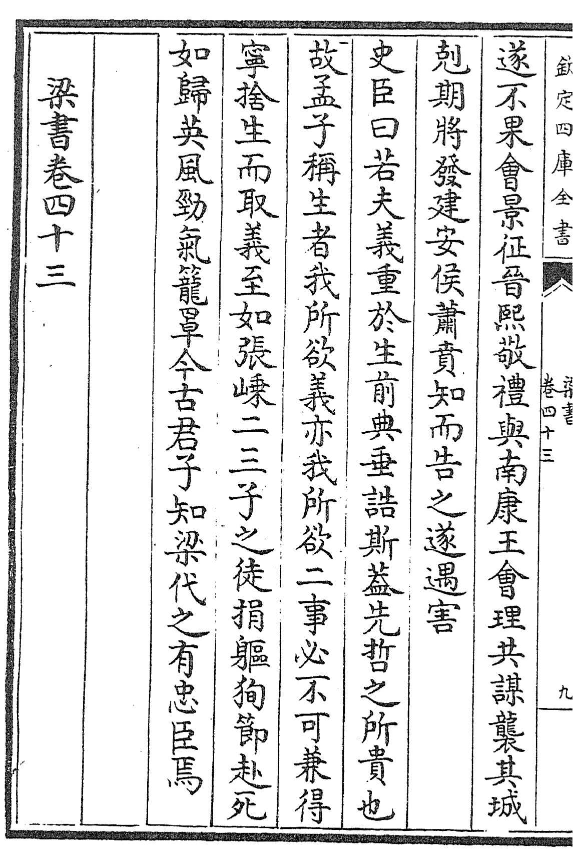
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為永陽内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為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為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峻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宫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峻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耻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峻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

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崍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崍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崍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崍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崍崍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為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崍乃釋戎

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為屈乃執𤠔以送景景
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
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
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竝有能名入為中
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竝
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
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

非復行時十萬之衆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内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内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横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嵊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没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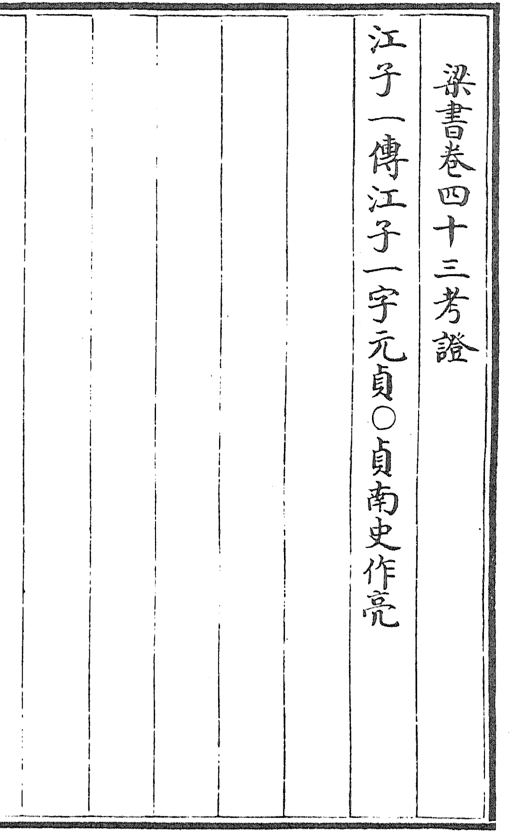
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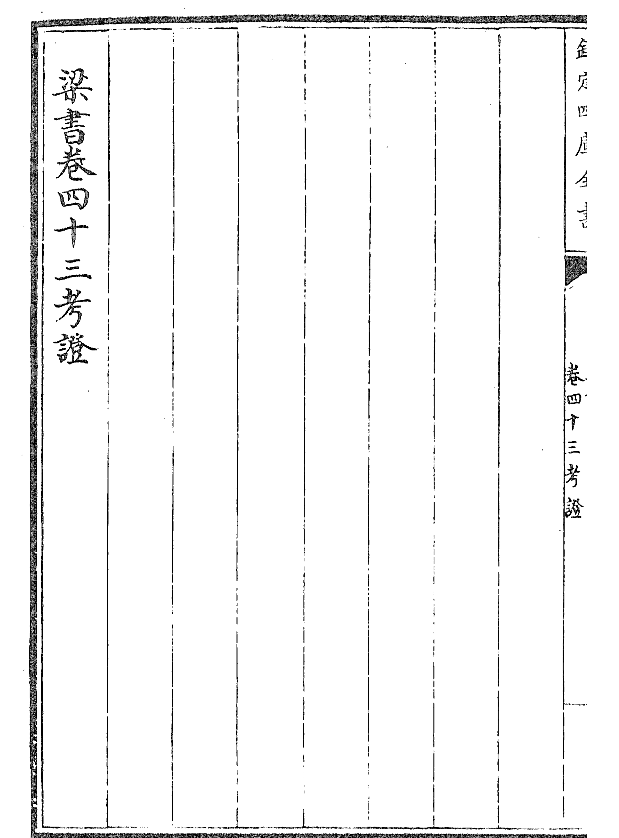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葢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嵊二三子之徒捐軀狥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梁書卷四十三

梁書卷四十三考證

江子一傳江子一字元貞○貞南史作亮





梁書卷四十三考證

梁書卷四十四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

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户大同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

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為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户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為豫章内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

王範率衆棄合肥屯於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餽甚厚與戮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畧從横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釁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畧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

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
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
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即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
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廷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
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胷慟哭大心乃
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
百户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

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十一年為長兼侍中出為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為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内賴以饗士大寳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户出為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

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馬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户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

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為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年老遷給事黄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為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冦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没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為南郡王邑二千户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

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為賊所獲侯景以為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廹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侯我存亡但聽鐘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户拜中書侍郎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内寇大春

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為賊所獲京城既陷
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户出為使持節雲麾將
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
百户少聰警美姿儀特為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
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
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

百户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户嘗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義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户出為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户二年出為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户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歳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

年出為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
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顇
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
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户二
年出為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
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

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拏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户二年為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别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竝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甞著論

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在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玆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摇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

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縣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宫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悦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牓于大閤方等入見益

以自危時河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為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為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為招魂以哀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辭辯鋒生特為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没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為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為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蒱酒為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

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謚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梁書卷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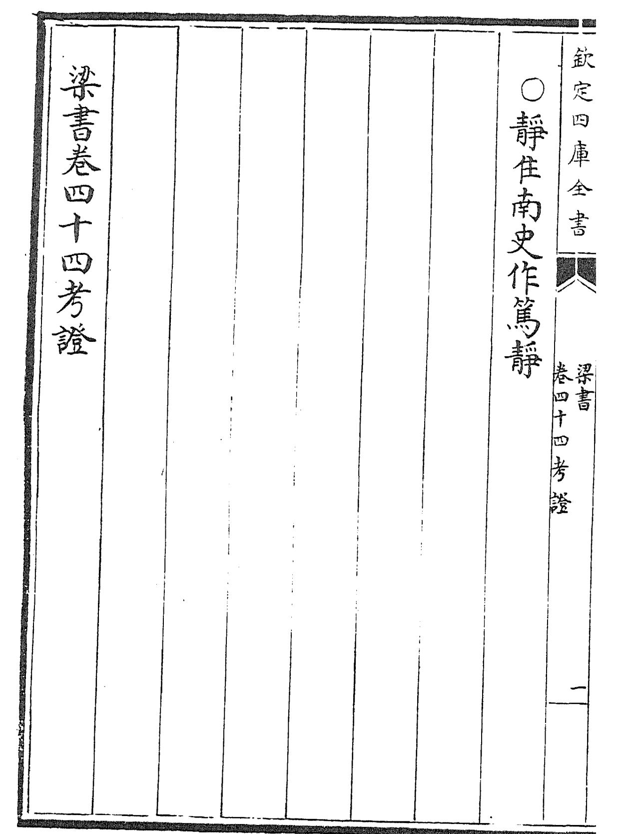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太宗十一王傳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威南本作盛自餘諸子本書不載○臣人龍按簡文帝有二十子今本傳載十一王其別見者有大成大封大圜大訓四人餘則不可考矣

西陽王大鈞傳大鈞字仁輔○輔南史作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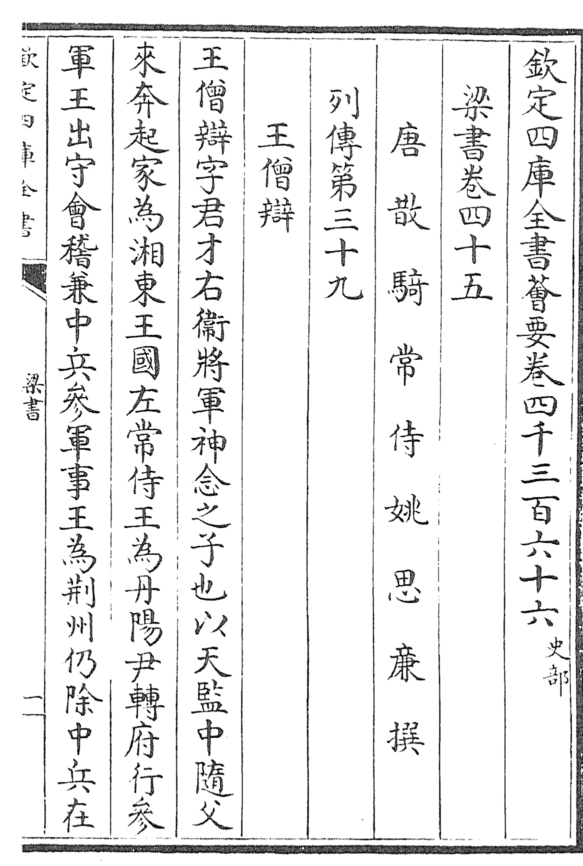
建平王大球傳大球字仁珽○珽南史作玉

忠壯世子方等傳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



○靜住南史作篤靜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梁書卷四十五

唐 散騎常侍姚思康 撰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為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為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為荊州仍除中兵在

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為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為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為江州仍除雲騎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為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荆州為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没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

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刻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為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

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禄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絶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竝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畧登即赦為城内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

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
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
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
齋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
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鏁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
出令泉即下地鏁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
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
辯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

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偽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

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内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為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為書誘説城内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氈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芿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兎頭肉薄苦攻城内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

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擲火爨礧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𦍩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衂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為征東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

處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遥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

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即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鋭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尅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為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

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慝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蹴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斮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為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

忍毒皇枝縊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鱠豈有率土之濱謂為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

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
僧辯等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
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
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
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
人於岸挑戰又以鵃䑿千艘竝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
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
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

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横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為一决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

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梠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為其執縛者祖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横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

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
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賔客皆前稱歎功德僧
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
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冦悉平京都剋定世
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劒二十
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户侍中尚書令鼓吹竝如
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
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

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為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為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為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為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

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壠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秉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為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

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為辭云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時衆軍益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六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

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于姑孰即留鎮馬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呉郡太守張彪呉興太守裴之横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賛傒遂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

詳遠行為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
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
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
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
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
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濼湖西因娶
以為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
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

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
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
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
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
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為明哲婦
人也及既薨殯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
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書左
僕射王裒為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

映玉德齊溫既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
敎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
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既修我戎補茲
袞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所
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資善始禜兼令終崦嵫既夕
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
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
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旐宇毀遺碑即虛舟

而設奠想祖䰟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

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

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為大都督荆州刺史别敇僧辯

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陜之衆

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

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為前軍兖州刺史杜僧明

等為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鋭衆

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

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為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元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

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冠虜乃睠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枝子號令江陵年甫十餘極為沖藐梁釁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為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寇逆清河王岳前救荆

城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冦乘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艫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勍冦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届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冦陜

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没即遣劉周入國具表
丹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
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
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忿欲
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絶中興
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
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忝請押別使曹
沖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

曷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沿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

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
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
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
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
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雠庶當不
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
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
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

反斾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
人曹冲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
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曰員外常侍姜曷還奉敕
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
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頼今欵不忘
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
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
江俟一龍之渡清宫丹陛侯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

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戮力展愚効忠誠於陛下令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儈辯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内明珠無累胷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慭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

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廻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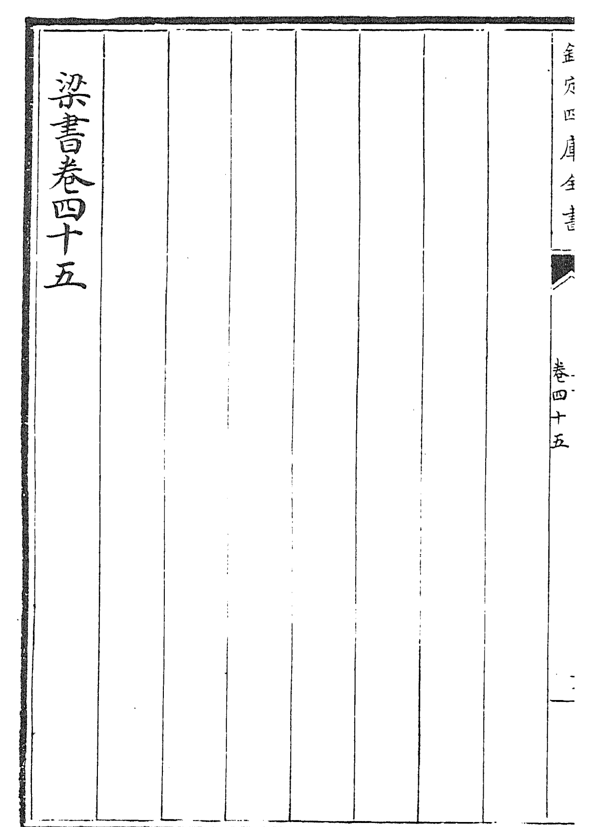
信終不為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遥觸目號咽僧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檝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既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

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頠遽走出閤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顗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顗屢以為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冦江陵世祖遣顗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顗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

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執琳殺之顗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絶顗弟頒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没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勲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諸宫淪覆理膺實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

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卷四十五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王僧辯傳肉薄苦攻○肉南史作内訛

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免○袒監本作袒南史同今改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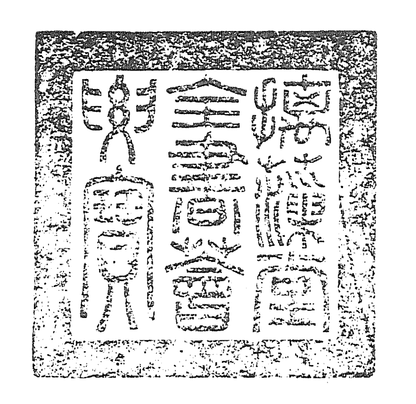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謹案卷四十三第三頁前四行統下流衆軍刊本

統訛𢿙今改

第七頁前六行令欲收集兵力刊本欲訛若據毛

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張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四十六至四十八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六十七 史部

梁書卷四十六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崱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

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謿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為鎮西錄事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京陜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

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塔遥以待之僧祐由别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荆州承聖二年進爲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
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
當矢石晝夜督戰奬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
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
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内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
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
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

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刼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衞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畧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

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業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簉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恟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贓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

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

元羅舉州内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泰州所部武興氐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蔚即懷寶第七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荆州仍參幕府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荆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蔚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為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内史枝江縣侯邑千户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

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
增邑五百户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横嶺及
戰景親率精鋭左右衝突崱從嶺後横截之景乃大敗
東奔晉陵崱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
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户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
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崱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
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土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崱
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

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蒯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蒯等圍之後納等降蒯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即破平之於是旋鎮遘疾卒詔曰蒯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實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蒯兄弟九人兄嵩岑從岌嶷巘岸及弟幼安竝知名

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横之術太清中與蒯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户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遂走依其兄獻於南陽獻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獻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寛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蒯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荆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

户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㓜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㓜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龕前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鄖州刺史廬縣侯邑一千户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户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龕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

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龕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户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

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龕僧辯之壻也爲吳興太
守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
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
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
蒨於長城反爲蒨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龕龕令
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
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
龕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

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爲左衛將軍又
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
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
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
没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顥少知名釋褐奉
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搴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狗
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

不能終其成名為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勲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義哉

梁書卷四十六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不解南史作愛

杜崱傳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遠南史作達

凡嵩岑嶷岌巖岸及弟幼安○南史作凡嵩岑嶷岌巖岸及弟嶷幼安與此小異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